

叢書 小半角

編主 奇思艾

高爾基論

譯 南 穆 羅 著 金 爾 烏

高爾基論

著 金 爾 烏
譯 南 稷 羅

一 九 三 六 年

書叢小半角

論基爾高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版

著者

烏

爾

金

譯者

羅

稷

南

發行者

李

公

樸

出版者

讀

書

社

經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七二號
電話三〇三二一五號

高爾基論

『悲嘆者的家宅』

高爾基的出現于俄國文壇是聳動觀聽的。他和俄國作家的一般類型迥然不同。

九十年代中葉的俄國文學沉沒在陰鬱裏面去了。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期的革命運動（民粹派希望發動一個農民革命的運動）解體以後，支配着俄國知識份子的絕望的心理還在盛行着。真的，俄國那時正在遭遇着因急遽的工業發展而造成的重大變動，這在八十年代的末期尤爲顯著；真的，工人的數量和活動正在增加，而且最初的羣衆鬥爭也出現了；然而知識份子照常是

落後的。那時俄國的知識份子的激進派的一般情緒就表白在這一句諺語裏：『這不是作大事的時候』。順應現狀；且爲『窮苦的兄弟們』作一點事吧，或到郊外去教授工人們讀書寫字，或替災患的農民募捐；對於『皇冠的野獸』亞歷山大第三並無實際抵抗，同時對於被踐踏的人們表示同情，並且斥責着自己的特權的地位——這不但是公衆生活的一般的呼聲而且也是上流文學的音調。

這種心理的最爲典型的代表是契可夫，一個深切了解人類的性質和弱點的人。他高興地微笑着走進文壇，可是很快地就沉沒在憂鬱的黑暗之中。他的才能越發展，他的微笑就越淒涼，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就越退縮，他的希望也越渺茫。用什麼方法，在什麼地方，時代會逐漸好起來的吧，他希望着；在兩百年或三百年間，會造成一個美好的人間的吧。然而，現在呢，各樣都是那麼黑暗，那麼無聊。一種犬儒派的聲調在這曾經引人歡娛的作家的作品

裏越響越高。在戲院裏看過或是讀過三姊妹或凡雅叔叔的人們就能懂得契可夫的悲哀的深度，被某些模糊的願望緩和着的悲哀。

對於被壓迫者的愛，對於壓迫者的憎惡和鄙視在契可夫的作品裏是並不缺少的。其實，這是支配着當時俄國文學的『情調』。但是缺乏生命力，缺乏進攻的精神。爲感傷而感傷吧了。納特生的詩篇在讀書界是流傳很廣的。這二十多歲就死了的抒情詩人的書，曾經重印過好幾萬冊。他的詩全是一種情調。在嚴寒的暴風之下戰慄着的一個人類的靈魂。無可慰藉的一個受苦的人類。低吟着細不可聞的歌曲的一顆良心，但是呵，何等悲哀的樂音呀。暗淡的人生。無法解救的凶兆。

另一個流行的作家是加爾洵。他對於生活的殘酷的經驗是這樣敏感，以至于真正地發狂了（說好了也許是真的，但是那沒有關係）。他的阿台利亞·普林西卜士，一株生長在玻璃屋裏的棕樹的故事，是他的一切作品的代表。

那樹想要得到自由，牠想要呼吸外界的新鮮空氣，除了衝破牠的牢獄的障壁而外是沒有他法的。牠開始生長，一枝跟一枝地伸展起來，牠達到了玻璃屋頂，衝破了玻璃板。但是外面有什麼呢？一種使牠戰慄的冷風，雪壓蓋着牠的勝利的王冠。這樹死了。自由是不爲養育在牢獄裏的人們而『存在』的。青年的俄羅斯讀了這故事而且把牠自己比作這美麗的樹。

當時的文藝潮流並不狹窄。真的，託爾斯泰的強大的呼聲還沒有衰歇。託爾斯泰還在寫作他的復活及其他有力的小說。但是這時他正沉溺在宗教裏面，祈求着自我完成和內在的神的默示。陀斯托伊夫斯基正在得勢，但是他的書祇能把讀者浸進神祕主義和宗教冥索的黑水裏面。科洛連科是很被敬愛的俄國青年作家之一，但是他是一個失敗的人，他的小說是頹唐的小說，雖然充滿了『仁慈的牛奶』。烏斯班斯基，這都市和鄉村的實際的羣衆生活的偉大的發掘者，是逐漸發狂了的。他的作品，大部份是真正的自然主義的，

全是些沒有解答的社會的疑問號。那時的俄國文學是把裝病當作端方的作家的主要任務的。好像每個人都在說：『我們沒有享受生活的權利；我們沒有高聲大笑的權利；這不是歡呼的地方；我們的任務是說明我們全是不幸的以表示我們對於現存制度的不滿意。』

檻樓的人羣

高爾基走進這『悲嘆者的家宅』裏來了。他的聲音是和流行的腔調相反的。他不是患病的；他是快活的。他不悔恨；他是強悍的。他的聲音並不低抑；那是放開喉嚨正對着世界挑戰的呼聲。他對於『下層』的任何人都沒有憐憫，因為他自己就是從下層來的。他不但丕引同情，並且正對『同情化的』文壇狂笑着，好像是說：『收起你的憐憫吧！我們很可以照看我們自己的。』在這一個全被悲嘆銷蝕着的世界裏他好像風一樣放肆；他好像是說：

『生活是一個不能抑制的興趣的大激動。』

他的作品的第一期（約在一八九二至一九零一年間）的英雄們不是傳奇的男女便是『波士亞克』——流浪人。高爾基的傳奇的人物是具有超人的能力和強烈的情緒的，至于他的流浪人都是些意志堅強而且公然反抗法律與秩序的個人。這一羣雜色的人們，各個都有着分明的個性，強烈的自尊心，對于傳統的道德懷着深刻的蔑視。而對于生活抱着貪婪的渴望。傳奇的人物洛科·梭巴殺掉了要求他的崇拜的那美麗而驕傲的少女；他所以如此是要拯救他的獨立和自由（馬加·曲特拉）。唐科，那烈火一般性情的人，把他的心從身子裏拉出來高舉着指示給他的同伴們從黑暗的叢林走進陽光的曠野的出路（老伊支吉）。年老的可汗和他的兒子，都愛上了一個俘獲的哥克薩女子而又決定把她拋下海去以解除他們自己的嫉妒的瘋狂，但是後來老可汗，馬梭林爾·亞斯伐，把他自己從高崖上拋進大海裏，因為他對于生活已經無所

留戀（可汗和他的兒子）。驕傲的鵬寧肯死在戰鬪裏而不願在地面上爬着。
『啊，驕傲的鵬！和敵人戰鬥你流血而死了……但是時候一到，你的熱血的點滴就會像火花似的照明了生活的陰暗，而且許多心胸將要因為渴望自由與光明而燃燒起來。我們爲這勇士的瘋狂而歌唱呀！』（鵬的歌）。這在俄國文學上是一種聞所未聞的歌聲，牠震動了那些作家的陰鬱的涼薄的心情。其中有着新的某物：一種真誠的挑戰。

那些流浪人物更使人困惑不安。這些『曾經爲人』的流浪漢，這些不倫不類的被遺棄者的襤褸之羣，這些善良社會認爲無用而且作爲可憐的對象或是『上流人』當作改造運動的鎗靶的人羣，却是有意暴露體面人們的世界的不堪。譬如乞爾卡士。作一個農夫是有着正當職業的，農夫是在社會上有固定地位的人。而私販子却是犯法的，不算作人的。但是有一個乞爾卡士，這在奧特賽的碼頭的外國船上搗亂的漢子，還有他的來自鄉間的偶合的同伴

。他們偷運着一批外國貨經過海關偵緝隊前面到城裏去。他們得到了相當的報酬。然而『這兩個人』是何等的不同啊！乞爾卡士——強悍，自立，善于應付，勇敢，不顧危險，慷慨豪爽，對於剛纔賺得的那一包錢真不算作一回事。農夫加勿里拉——貧婪，卑怯，呆笨，破壞法律而又害怕法律，掣肘他的同伴而又不能實行犯法，比之乞爾卡士的堂皇的品格簡直就是一塊污泥，一條虫。乞爾卡士何等豪爽地把那一捲錢票捧在他的面上而且走開了。『海正在怒吼；海把沉重的巨浪拋在沙岸上，使牠們碎爲水花和泡沫。雨潑撒在水上和地上……風在呼號……周圍的一切都充滿了怒吼，咆哮，激動。在雨裏面人看不見天也看不見海。』乞爾卡士走進曠野裏去了，他自己和海與風是同類的。

不憐憫窮人

不，乞爾卡士是不能作爲憐憫或改造運動的對象的。偷麵包也並不是一件光榮的行業。但是當高爾基把你引到伏爾加河畔的一個碼頭上而且告訴你他是何等飢餓——在俄國文學裏第一次把真正的飢餓的痛苦毫無憐憫地描寫爲一種生理的感覺——枉然用盡許多方法無論何處都得不到一點食物，而終于到了夜間關閉着的雜貨棚，他知道那裏有麵包的時候；當這故事的主人公掘開地洞鑽進裏面去的時候，你並不會留意到這是偷竊。非法的戀愛是上流社會悄聲私議的勾當，但是當這青年進了貨棚裏突然碰着一個女人，而且和她平服了極度的飢餓之後，一同在翻轉的划子下面過夜的時候，你並不會留意到這是私通。牠似乎是自然的。牠似乎是必然的（在落葉的時候或秋夜）。那老人，當着他的怯弱的兒子面前和兒媳戀愛——那強壯有力、自覺而又大膽的父親，那孱弱，卑怯，遲疑，而且總是嘆氣的兒子——似乎是在實施他的無可爭辯的天賦的權利（在木排上）。

在這些小說裏高爾基似乎把俄國文學的教義全部踐踏在他的腳下了。這些人物和用以表現他們的作風是和俄國文學的常規這樣的不同，以至有些批評家想要從尼采主義的見地上來辯護高爾基，或者至少是解釋他。他們說高爾基是崇拜超人的。高爾基正在建立一種『超善惡』的哲學。其實，高爾基却是在表現一個已經成立的新階級的進攻的精神。高爾基的聲調是在報告普洛列塔利亞門爭的到來。

在那些初期的作品裏面高爾基並不是普洛作家，以這名詞的現今的涵意而論。他並不會選擇工廠的工人作為他的主題。他並不會指出在俄國實際上已經開展着的社會鬥爭。他並不會顯示社會的階級的分野。有時他是浪漫底的。有時他是過度地感傷的。他往往理想化了他的流浪漢——其中的許多人後來變成了『俄羅斯黑色百人團』的一部分（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間在革命時期中成立的一種反動組織）。他並不會指出實際已有的榨取。他所描寫

的大部分是所謂『流氓無產階級』。然而，在某一意義上，即合在這些初期作品裏面，他是正在趨向普洛文學的。溶合在他的初期作品裏面的普洛文學的要素確乎證實了他是當得起近代普洛文學的先驅者和建立者的稱號的。

甚至在這些初期的小說裏面，人也能夠看見那反有產者的社會的戰士。

高爾基的流浪人是一種顯著的對比，對於遲鈍的農民，對於偏狹的小市民，對於愛美而小心眼的和以自我為中心的知識份子。高爾基的流浪人並不是普洛列塔利亞，但是他們對於有產者的文化的舊組織搖搖着他們的多毛的拳頭。他們昂然不顧國家和教會。無疑的，他們是一些個人主義者。他們固執着自己的個性不惜以別人為犧牲。他們不是社會的；他們是非社會的；在這一方面，他們正是普洛列塔利亞的對頭。但是他們無視有產者的社會所設置的教條和戒律。他們不『順從』，他們不小心。他們表示出人能夠怎樣窮，餓而又快活；人能夠怎樣成了流浪漢，乞丐，然而還是一個人性的堂皇的典型；

人能夠怎樣是一個被遺棄者而同時是一個極其感動人的角色。一個富有理性而又不顧『文明社會』的毀譽的境界的這藝術的發現其本身就是一種挑戰。

來自下層

當高爾基成爲第一流作家之一的時候，確乎掃了許多人的興頭，他的傳記也就變爲批評家和多數讀者所注意的東西了。高爾基這人自己是從下層發展起來的。一八六八年他生在一個裱糊匠的家裏，四歲失掉父親，十歲失掉母親。他從小就嗜好讀書，而且他後來所有的知識都是自己學來的。從十歲起他就繼續作着鞋店的小使，畫匠的學徒，伏爾加河汽船上洗碗的工役，幫助他的祖父去捕鳥和賣鳥；神像店的小使，神像畫師的學徒，尼忌尼諾弗 戈洛馬戲班的臨時雇員，修理城市建築物的監工，每月賞給三盧布的麵包師的助手，一位將軍夫人的莊園的花匠兼門房，戲院歌詠團的歌人，又作麵包

師的助手，等等。一八八七年，十九歲的時候，他對於生活這樣厭倦，他想自殺了。但是在這年輕的獅子裏面似乎是有着過甚的生命力的。隨時他都在貪婪地讀着他能夠到手的東西。

二十歲的時候，他到了喀山，這因爲一所大學而出名的城市——在沙皇之下大學是很少的。在這裏他認識了一些大學生和革命者，而且這認識給了他一種新的鼓勵。在這裏他開始閱讀那些社會問題的基本著作：拉夫洛夫，柴尼雪夫斯基，庇塞里夫，亞丹·斯密士諸人的書籍和馬克司的資本論。在這裏他的革命傾向形成了。他甚至想在農民羣衆中間傳播革命的理論，和一個老革命家到鄉間去了。這企圖失敗之後高爾基又回到城市裏來。

在二十一歲的時候他又繼續飄泊。他在裏海邊岸作漁夫的助手，在鐵路上任守夜的更夫，作監工，作磅秤人，他終於回到尼忌尼諾弗戈洛在一個自由主義的律師事務所裏得到了工作。他的雇主對於他是友好的，並且把他介

介紹給一些前進的和革命的份子。在一八九零年那年他認識了科洛連科。一八九一年春天他又發了漫遊熱，從伏爾加到裏海，越過頓河，烏克蘭，彼塞拉比亞，他從奧特賽步行到高加索的狄弗里斯。在這裏他參加了革命的和文藝的團體，並且在狄弗里斯的一家日報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馬加·曲特拉。

他的文學事業是一開始就成功了的。他現在被認為有大才能的創作家了。他被科洛連科諸人鼓勵着。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六年間他住在尼忌尼諾弗戈和薩馬拉，作了許多報紙的工作。一八九六年他患了肺結核，不能不到克里米亞去療養。此後的三十六年間他都受着這病的痛苦，所以，倘若他不至于被他壓倒，倘若他還能夠發展廣大的文學活動，那全是由于他的堅實的體魄。就是現在，已經六十四歲了，看來還是強健的。

一直到一八九九年他纔到了彼得堡，這國民革命的和文藝的中心。他的